

馬列主義叢書

19195

列寧著

馬克思主義
與
武裝起義



外國文書出版局出版

79195

1236
1917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列寧著

馬克思主義
與
武裝起義

(書會員委央中黨工主民會社國俄致)



F27905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一年。莫斯科

— 明 聲 局 版 出

本版列寧著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一書，係按
聯共（布）中央附設馬恩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
第四版第二十六卷俄文原版（蘇聯國立政治書
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譯出。

昌 浩 譯
唯 眞 校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書）

現時佔統治地位的各「社會主義」黨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最惡毒和可以說是最流行的曲解之一，就是散播一種機會主義的謊語，彷彿準備起義和一般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就是「布朗基主義」¹。

機會主義派底首領伯恩施坦，是因誣譏馬克思主義爲「布朗基主義」而臭名昭著的；現時的機會主義者高喊什麼「布朗基主義」，其實並沒有給伯恩施坦底貧乏「思想」添上絲毫新的內容，一點也沒有把它「豐富」起來。

人們竟因爲馬克思主義者把起義當做藝術看待而誣譏他們爲布朗基主義者！難道有比這樣曲解真理更令人憤懣的事麼，因爲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正是馬克思把這一點說得最肯定、最準確、最無可爭論，他正是把起義稱爲藝術，認爲我們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我們必須爭得第一次勝利，乘敵人張惶失措之際，片刻不停地向敵人進攻，以求達到接連不斷的勝利等等，等等。

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於陰謀，不是依靠於黨，而是依靠於先進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於人民底革命高潮。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於革命發展進程上的轉變關頭，即民衆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中途徘徊的、不堅決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關頭。此其三。把這三點當作起義的條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區別的所在。

但是，當這些條件已經具備時而還不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那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了。

爲什麼正是現今這個關頭應當認爲是我們黨必須把起義看成客觀事變進程所提出的當前任務，必須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時機呢？——爲要證明這點，也許最好是運用一種比較的方法而把七月三四兩日²的情形拿來與九月間的情形比照一下。

在七月三四兩日的時候，可以不違反真理而這樣提出問題：奪取政權也許是要正確些，因爲敵人反正是會誣指我們暴動而以懲治暴動者的辦法來懲治我們的。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當時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因爲起義勝利底客觀條件當時還沒有具備。

（一）當時作爲革命先鋒隊的階級還沒有擁護我們。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中間還沒有獲得多數。而現時我們在兩首都蘇維埃中間

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³。這種多數只是由七八兩月事變的經過，即由「懲治」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民革命高潮。現時在科爾尼洛夫叛亂⁴後，這個高潮已經有了。外省的情形和許多地方蘇維埃奪得政權的事實都已證實了這點。

(三)當時在我們的敵人中間以及在中途徘徊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全部政治上的動搖。現在這種動搖已經是極厲害的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即協約國的和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因為「協約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底首腦——在那究竟是戰到最終勝利還是單獨媾和來反對俄國的問題上已經動搖不定。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因顯然失去民衆中的多數而極厲害地動搖起來，拒絕繼續同立憲民主黨人⁵聯盟，即拒絕同他們建立聯合政府。

(四)所以，在七月三四兩日舉行起義就會是一個錯誤：因為當時我們無論在實力上或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權。在實力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雖然彼得城有時也會落在我們手中，可是那時我們的工人和兵士還不會去為佔領彼得城而拼命鬥爭：當時他們還沒有這樣「兇猛」，他們無論對克倫斯基輩或對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都還沒有這樣切齒痛恨，當時我們的人還沒有因目覩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摧殘布爾什維克而受到沉痛的教訓。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兩日那個時候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軍隊和外省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之前是可能而且一定會向彼得城進攻的。

現在的形勢却已完全不同了。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本階級底大多數，即能夠引導羣衆前進的革命先鋒隊，人民先鋒隊底大多數。

現在擁護我們的已有人民底大多數，因為切爾諾夫退出內閣一舉乃是遠非唯一而又極為明顯具體的標誌，表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人所實行的聯盟（以及從社會革命黨人本身）方面是得不到土地的。而這正是革命帶有全民性的中心關鍵之所在。

現在我們有本黨所處的優勢地位，因為全部帝國主義以及整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聯盟都發生了空前的動搖，而我們的黨却切實知道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現在我們有一定勝利的保證，因為民衆已瀕於絕望的境地，而我們却給全體民衆指示了正確出路，既在「科爾尼洛夫事變時」給全體人民表明了我們領導底意義，以後我們又向聯盟派提出過妥協的建議，並在他們毫不停止動搖的情形下遭到了他們的拒絕。

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的實行妥協的提議尚未遭到拒絕，以為民主會議⁶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便是莫大的錯誤了。妥協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然便沒有可能提出它來。

但是這些其他政黨拒絕了這個提議。民主會議只是一種會議而已。千萬不要忘記一點，即在民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底代表，並沒有義憤填胸的貧苦農民底代表。它是人民少數底會議，——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把民主會議當作國會看待，那我們便犯了莫大的錯誤，我們便陷於不可救藥的國會迷裏了；即令民主會議宣佈自己爲國會，宣佈自己爲代表革命的全權國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的。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以外，只能在彼得城和莫斯科底工人區域內解決。

現在我們具備有獲得起義勝利的一切客觀前提。我們所處的地位非常優越，因爲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能結束苦惱人民的各種動搖，才能結束世界上這種最令人苦惱的現象；因爲只有我們在起義中的勝利才會打破用單獨搆和手段來反對革命的把戲，而以公開提議更完滿、更公道、更迅速的和平，即有利於革命的和平來打破這套把戲。

最後，只有我黨在起義中終究獲得勝利時才能挽救彼得城，因爲如果我們的和平提議竟被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協定都不能得到，那我們就要做『護國派』，我們就要做各主戰黨底首領，我們就要做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會用真正革命手段來進行戰爭。我們將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靴鞋。我們只留給他們一些麵包殼，我們要叫他們穿草鞋，我們將把所有麵包和靴鞋都送到前線上去。

那時我們就能捍衛住彼得城。

進行真正革命戰爭的資源，不論是物質資源或精神資源，在俄國還是大得沒有限量的；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以指望德國人至少會同意與我們休戰。而在現時得到休戰，就無異是戰勝了全世界。

* * *

我們既意識到絕對需要有彼得城和莫斯科工人的起義來挽救革命，來擺脫雙方聯盟國帝國主義者用「單獨媾和」實行瓜分俄國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就應該把我們在民主會議的全部政治策略適應於日益增長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應該證明我們不只是口頭上接受了馬克思所說必須把武裝起義當作藝術看待的思想。

我們應該在民主會議中即刻鞏固布爾什維克黨團，而不要專求數量，不要害怕使動搖份子留在動搖份子營壘中：他們留在那邊要比蹬在堅決忠誠的戰士營壘裏較為有利於革命。

我們應該發表一篇簡短的布爾什維克底宣言，用最鋒利的語句指出說，冗長的演說以及一般「演說」都是不合時機的，而認為必須即刻動作起來挽救革命，絕對必須與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用「單獨媾和」來瓜分俄國的英法

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我們在宣言內應當用極簡短極鋒利的語句來說明這個結論，把它聯繫到我們的政綱草案：給各國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駭人聽聞的利潤，制裁資本家駭人聽聞的破壞生產行為。

這個宣言愈簡短愈好，愈鋒利愈妙。在這宣言中還必須明顯指出兩個極重要之點：民衆已因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動搖不定而受盡了痛苦和折磨；我們必須和這兩個政黨澈底破裂，因為它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我們要立刻提議締結不兼併的和平，立刻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我們這樣來作，就可以達到或是立刻休戰，或是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就會轉到防衛戰方面，而革命民主派就會在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真正正義的，真正革命的戰爭。我們既宣讀這篇宣言，既號召解決問題而不是說空話，號召動作而不是寫決議案，就應立刻把我們整個黨團都派到工廠和營房裏去，因為那裏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地方，那裏才是生活底神經中樞，那裏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泉源，那裏才是民主會議的推動力之所在。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用熱烈激昂的演講來說明我們的政綱，並指出或者是民主會議完全接受這個政綱，或者就是武裝起義。折衷辦法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垂危了。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把我們的整個黨團都集中到工廠和營房中去，那我們就能正確估計到開始起義的時機。

爲要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看待起義，即是把起義當作一種藝術，我們同時就要不放過一分鐘，而立刻組織起義隊伍底司令部，分配力量，把可靠的部隊派遣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佔領彼得巴夫洛堡，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人員，要把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城市中心進展的隊伍派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我們應當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進行最後的拼命戰鬥，一下子佔領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的起義司令部設在中央電話局近旁，使它與一切工廠，一切部隊，一切武裝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聯絡起來。

這當然都不過是舉其大概，不過是爲了說明在現今這個時機若要忠於馬克思主義，若要忠於革命，便非把起義當作藝術看待不可。

尼、列寧

寫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
(公曆二十六至二十七日)。

初次刊載於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二期上。

簡要註釋

1 布朗基主義是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由路易·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領導的一個思想派別。馬列主義創始人認為布朗基是一位傑出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底擁護者，但同時批評過他的宗派主義立場及陰謀活動手段。布朗基主義否認階級鬥爭，妄想不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而用極少數知識份子底陰謀行動，就可使人類擺脫僥僱奴隸制度。——（見正文第三頁）。

2 列寧是指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四兩日（公曆十六和十七日）彼得格拉城內的示威遊行而言（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中文版，第二三九至二四一頁）。——（見正文第四頁）。

3 這是指彼得格拉蘇維埃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公曆九月十三日）及莫斯科蘇維埃於同年九月五日（公曆十八日）轉歸布爾什維克掌握而言。——（見正文第五頁）。

4 科爾尼洛夫叛亂是指科爾尼洛夫將軍在一九一七年八九兩月間（公曆九月）舉行的反革命陰謀而言（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第二四七至二五二頁）。——（見正文第五頁）。

5 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資產階級主要政黨，即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十月。立憲民主黨人在虛偽民主主義掩蓋下，自名為「人民自由」黨，力求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他們極力想在立憲君主制形式

下保存沙皇制度。爾後，立憲民主黨變成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該黨黨人曾組織了反蘇維埃共和國的反革命陰謀和暴動。——（見正文第五頁）。

6 全俄民主會議，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爲要減弱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而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至二十二日（公曆九月二十七至十月五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各小資產階級政黨，妥協派蘇維埃和職工會、地方自治局、工商界及軍隊底代表。

民主會議選出了預備國會（即共和國臨時議會），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希望藉此把國家從蘇維埃革命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憲制發展的道路上去。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決定抵制預備國會，只有力圖誘開無產階級使其不去準備起義的投降主義者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才堅持主張要參加這預備國會。布爾什維克揭破了預備國會底叛賣作用，而準備了羣衆去舉行武裝起義。——（見正文第六頁）。

7 彼得格拉城亞歷山大戲院是民主會議開會的地方。彼得堡夫洛堡位置在當時臨時政府所在地的冬宮對面。——（見正文第一〇頁）。